

有时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一种巧合，
而情感又在这样的巧合中川流不息……

雪地里星星

「台湾」高翊峰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雪地里的星星

starry starry night...

高翊峰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字:01-2002-517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地里的星星/高翊峰著. - 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80115-569-6

I. 雪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128 号

出版发行: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(010)83908410 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刷:海淀求实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6.75

字 数:25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次

印 数:1-10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115-569-6/I·85

定 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高翊峰
yufeng.gao

关于作者

高翊峰

1973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，文化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在静不下来的年纪，当过3年调酒师；在试图安定的年纪，接触书写、开始创作。其间，曾获联合报文学奖首奖、时报文学奖、吴浊流文学奖小说正奖及第一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等。现在在杂志社任职编辑，并在业余时间从事小说、散文、剧本及报告文学的创作，还从事舞蹈教学工作。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家，这个牢笼》等。

责任编辑：味儿微

封面设计：点石堂





雪地戀星





雪地明星



目 录

第一章 二〇〇二年 冬雪

7

我继续往前走。我要到的地方，就在前面，在一片没有任何记号的雪地里……

第二章 一九七二年 冬雪

7

灰白雪地、黑褐枯树、庙宇民舍和一个只有背影的男子，一动也不动地，停在画布上……

第三章 一九九七年 初冬

15

一片咖啡色、还冒着朵朵热雾的液体洒上他米白色的衣服。他望一眼她，她则一直低头道歉……

第四章 接 纳

19

不知道是不是外头特别寒冷的关系，当两人不再说话时，声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……

第五章 拉勾勾

27

我真的还记得我跟那个女婴儿拉过勾勾，有过约定，我说有一天，一定还要带她回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星星……

第六章 另一个背影

111

他深呼吸一口气，像做了重大决定似地说：“有没有

空陪我去北海道？”

第七章 一九九七年 北海道冬 129

要离开还是要走，自己决定就可以了。现在，又多一个挂念了……

第八章 另一个约定 169

有些事，说出来的伤害，远远超过它被隐藏起来的欺骗……

第九章 只是一个谎言 199

记得吗？我们之间的约定？你一直都是自由的，想离开，随时都可以走，我不会怪你的……

第十章 二〇〇二年 冬雪 207

我知道，让你坚持要回到这里的原因，应该就是这幅画上左边还空白着的这个角落。你在意的，一定是这没画完的部分……

后记 212

第一章

二〇〇二年 冬雪





雪地里的星星

五年了，这里的冬天，还是一样冷。

今年融雪的速度和去年不同，但和前年一样，都是在居酒屋老板娘开始为夜食客忙碌倒酒的时候，飘下没有重量的雪，然后随着早起上山赶听第一响山神庙钟声的老者步伐，缓慢往阶梯的两端边角移动，留下彼此眺望对方的两截残雪，等另一个初冬来临，才又再度碰触到对方，积成一道完整的阶梯上的雪。

我走在阶梯上，不时动动脚趾头，因为今年尾冬的空气如同过去五年，不停钻进我裹着毛袜的脚底。这感觉，跟听到从那只音乐盒流泻出来的音乐一样，在另一个不会飘雪的城市——台北，在开花、潋热、落枫和滚动枯弃的季节，在我忘了告诫自己不要打开的恍然时刻，一次又一次，钻进我的耳朵里。

我背着长方形的黑色套袋，攀上阶梯顶。套袋的拉链齿轮紧紧嵌合着，我想不起上次拉开它是在什么时候了。

“应该有一整年了吧？”

眼前看到的是更多的白雪枯树。我走在去年的路径上，身后拖曳着两条陷在雪里的足印。足印长长地连接着，断落在我看不到的阶梯下方。

袋子里头装着一幅画，即便是加上刮刀、几支画笔和油彩，挨在肩上的重量跟还没落地的雪是一样的，只不过，向前一步踩在雪地上，这所有的重量都交给了这片白色雪地。



二〇〇二年 冬雪

远方几棵几近黑色的枯树干叶里，隐藏着一间我会刻意避开、不加膜拜的山神庙。但那种像偶遇旧情人的稳讳暧昧，让我不得不再看它几眼。

如果说，眼前这一片雪地，是一块巨大的白色画布，那片方方正正凸出来的梁柱和写满了愿望结彩在屋檐下的木匾条，还有一棵棵努力等待春天回温发绿芽的黑褐树干，就是从背袋里的画布上刮下来又涂抹在视野里的色块和线条。

我继续往前走。我要到的地方，就在前面，在一片没有任何记号的雪地里，但我十分清楚那个在一片白色里的白色的位置。我眺望着那个点，像是准备要前往山神庙的众生，一步一步踩踏过去，留下身后新的窟窿。

天空洒落了很适合按下快门的阳光颜色。身后的足迹拖长了，在淡淡的光纤下，消失在远处的堆雪里。我看不到雪在融化，但可以察觉雪跟时间和温度，存在着类似依赖又伤害的关系。忽地，目的地就这样大大咧咧地裸露在脚尖前头。

打开折叠椅之后，我支起画架，调了架背上的距离，静静坐在椅子上。先点了一根烟，再顺开画袋的拉链，小心翼翼取出画，放在画架上。从嘴里吐出来的烟雾，像是风吹过雪面扬起的雪尘。

眼前这幅画有种既陌生又会让人安心的构图。陌生是因为它就放在画室一角，可我却只有打开它几次；安心是因为我知道它会一直待在那里。



雪地里的星星

画布左边一大片空白的地方，跟我从雪子手中接过它的时候一样空白着。枯树聚集在雪丘顶上，山神庙的一角还是有点过小比例地露在画布的右上角。那位只有背影的男人，背向着我在的这个世界，没有回头。至于那片从鲜红逐年褪色成暗枣红的色块，依旧摊在男人身旁。

这摊红，在这幅只出现灰、白、褐、黑颜料的画里，一直都扮演着唐突者的角色。

“不会唐突啊！”有人这么说过。

“或许在你看来是不唐突吧！”我回答。

“怎么说唐突呢？”

“可能是我还没习惯这块红，没道理地出现在这个男人身边……也有可能是我还不知道该把那摊红画成什么吧！”

不自觉地，我伸手抚摸那摊失去色感生命的暗红色块。因为没有风雪，是可以清楚听到指尖摩擦粉细颗粒的喧哗，还有困在胸膛里砰砰砰的心跳声。它们都很微弱，也很遥远。

无法确定这突来的心悸，是因为冷，还是因为眼前的这幅画。我抓着平时作画前的节奏，凝视画，吐烟，吸气，放松紧绷的肩膀，再凝视画……这种过程，向来都要很久，而且经常被夜风滚过树梢的沙沙声打断。此时此刻，引走我专注的是微弱的诵经呢喃。我眺望山神庙，这瞬间，不得不承认视野里的一切跟去年、前年，或者更早以前的每一年冬景相同。这片雪地上的一切记忆，又跳回到眼前的画布上了。



二〇〇二年 冬雪

关于这幅画，我有太多猜测。五年来，这些疑问与现在困在胸膛里的心悸彼此撞击；有时又倏地钻进夜梦里，以一种像预知又似警示的魔的片段影像，重复解释，也重复困扰着我的猜测。

为了让这幅画能够有被完成的可能，每到这个白天开始融雪、入夜后又恢复雪地厚度的季节，我都会回到这片雪地上，坐在这里，点起一根烟，架起画，凝视着画布里的世界和画布后头的世界，然后一遍遍回想那一年冬季离去之前的记忆，和许多后来渐渐知悉的残破事件。

或许是这样的，在更久以前的一个冬季，这幅画也像现在这样，被放在画架上，被人凝视着。如果这样的猜测没有错，那个我一直用来说服自己的故事，应该是从一九七二年的冬天开始的。

